



古运河畔的相思鸟

上大学期间，我特别喜欢写诗，也特别喜欢用相思鸟这个意象。也许是受一位同学写过的一首诗歌的影响，他的那首诗把鲁西土地上一望无际的苞米地比作一大片相思林，而相思鸟就在其中飞翔着……

三十多年前，我在古运河畔那座古城读大学。那座历史悠久、古香古色的小城，北宋时期叫东昌府。那里有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胭脂》传说，《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没羽箭”张清，在落草梁山之前也曾镇守于此。在那个时候，古城的一些街道铺满了青石板，上面磨得光滑，微雨蒙蒙的时候，有一种戴望舒的《雨巷》的味道。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环绕古城的早已干涸的运河古道，大沟壑一样穿城而过。古河道畔有山陕会馆、铁塔、光岳楼等古运河遗迹。城西有一方波光粼粼的湖泊，据说是当年古运河与护城河留下的遗迹，古城今天以“江北水城”享誉海内外，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在这座古城大学读书的那四年，每逢周末的时候，经常与同学三三两两，流连于这些带有古

运河印象的地方。作为校园文学创作的爱好者，我们也会经常发表一些带有古运河印象的作品，记得我当年曾在当地日报发表过一首短诗《古城里的大学》，报社编辑还为我这首诗歌配上了两个男女生的图片。那个时候，在我们校园内外，搞文学创作的人很多，不仅有地方文联等专业文艺创作团体，还有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我曾多次参加当地文学爱好者的笔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大三的时候，我的诗歌《古运河》获得了报社与市文联征文二等奖后，受邀参加的那场笔会，也就是颁奖会。在那次笔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几位从济南赶来的《山东文学》《黄河诗报》编辑、作家，还接触了一群从当地农村来的男女青年作家。这帮少男少女学历不高，多数是初中毕业回乡的青年，他们在古运河畔这片土地上，拿起笔，写出了很多清新且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很出名的作家张小小，他写的中篇小说《七月流火》曾获得泰山文艺奖。这位小伙毕业回乡后，就在村外的责任田旁搭了一座简易的小房子，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就在小房子里搞创作。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少男少女，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自己的习作。在参加这次笔会的本地作家中，还有笔耕不辍的水利局老局长、帅气的武警战士以及政府总机漂亮的女服务员等，只有我是在校大学生。我的二等奖除了大红证书，就是一枚黄塑料的台灯奖品，也就值十五元钱，可我非常珍惜，大学毕业后带回老家，用了好久也不舍得丢。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大帮搞文学创作的大学生，校学生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文学创作协会社团组织，我是协会的副理事长。当时我主要爱好写诗歌，我认为诗歌属于年轻人。为此，我还组织一些诗写诗的同学成立过一个“翔龙诗社”。我们这帮文学爱好者经常聚在一起开展活动，还邀请校报副刊编辑参加我们的活动，有好的作品他就发表在校报副刊上。在校外，我们与那时省内有名的诗人、市文联副主席姜建国联系密切，经常去他的办公室交流，有一次，还邀请他来学院文学创作爱好者做讲座。姜建国副主席的老家在文登，他耳朵早年失聪，山东文学界的很多人都叫他“姜聋子”。他从部队转业后来到这座古城，出版了好几本诗集，迄今我还保留着一本《姜建国诗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在鲁西这片土地上，市场经济还没发展起来，文学始终受到社会的推崇，人们很崇拜作家和诗人。当年的文坛，朦胧诗、意象派小说、意识流等流派众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姜建国却说，出大诗人、大名作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场经济发展后，文坛只能出诗星了。现在回想他说过的话，确实深有感触。

大学毕业后，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我把文学创作这个爱好保留下来了。当年与我一起在学校搞文学社的两个同学也是如此，其中一位搞小说创作的同学，大学毕业后留在古城没有回济宁老家，当过中学老师、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和一所高中的常务副校长，业余时间笔耕勤奋，却因喝酒过量再也没有醒过来；还有一位上学时搞散文创作的同学，当年曾做过学校广播站的编辑，回到老家曲阜一所学校从教，前些年患了绝症，也早早地离开我们了。两位英年早逝的文学创作同伴，一直让我唏嘘不已。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后，偶然一次浏览山东省作家协会的网页，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桂林。他是我们中文系的学弟，古城本地人，也曾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校文学创作协会。在印象中，他个头不高，留着长发，清瘦白净，一副翩翩才子形象。他曾写过一组散文诗，题目是《相思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作品中的相思鸟与古运河乡村大片的青翠苞米林——相思林意象相结合，在我们面前展开一种别具地域风采的诗歌意境。毕业后好多年，我还忘不了他的那只飞翔在苞米地的相思鸟。据说，这位诗人才子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后来成为当地人武部的领导、省作协业余作家。

文学带给人永不褪色的梦想和激情。古运河畔，那群满脸青葱的年轻文学爱好者、大片的苞米相思林以及若有若无的相思鸟起落意境，留住了我的年轻时代美好的追求和向往，也为我之后的人生增添了些许缤纷色彩。随性激扬文字的大学时期，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美好年代啊！

恩施的大清江上，游船，慢悠悠地漂着。
山清水秀，温润清远，是我对恩施大清江最初的印象。山高，峡谷，沟深，千里一碧，清奇俊秀的山水，仿佛把你揽在怀里。江面烟波浩渺，青山用它的绵延起伏，绿水用它的清澈，山谷用它的寂静，让浮躁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大自然的美，真的能让人心生感动。人在画里走，心甘情愿地被眼前的秀色吸引。

“清江，古称夷水，全长八百里，自西向东横贯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哺育了世世代代土家儿女，被称为‘土家人’的母亲河。”船上的广播里，小姑娘甜美的播音，让我对清江有了美好的印象，而清江美丽的传说，又让我对清江有了梦幻般的想象。

“蝴蝶峡”，诗一般的名字，有诗一样的传说。相传土家族有一位美丽的盐池女神，爱上了部落首领廪君，他们互生情愫。然而为了部落的发展，廪君决定西行。盐池女神为了挽留他，白天带领盐池部落化做蝴蝶遮住阳光，让廪君迷失前进的方向。廪君不得不忍痛用弓箭射杀了化为彩蝶的盐池女神。盐池女神倒下后，其他蝴蝶惊飞四散，云散天开。伤心欲绝的廪君率众继续沿江而上，江面上便多了一座山崖——蝴蝶崖，是盐池女神死后所化，从此便有了“蝴蝶峡”。盐池女神凄美的爱情，在清江上流传至今，成为爱情神话。

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近处江面上的粼粼波光，不免想起人间美好的爱情。

我的父亲72岁那年患了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母亲放

街谈物语

□北芳

冬至帖

天地之间，阴阳顺逆妙难穷，阴与阳互相包含与转化着，就像夏至阳极，生阴；冬至阴极，生阳；物极必反，天地之道也。所以冬至这一天是个吉祥的日子，预示着否极泰来，可喜可贺。

冬至又名“一阳生”，是冬天的第四个节气，“至”乃极致，阴寒之至，阳气始生，天气寒彻。日南至，白天最短，日影最长到极点，故曰“冬至”。

农人说，“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过了冬(至)，一天长一棵葱”，即表示冬至之后，昼渐长，夜渐短。

传统文化中，“冬至”作为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节气，是上天赐予的福祉，所以周朝时，开始把冬月作为正月，把冬至作为春节，让人们拜岁和贺冬。汉武帝后，冬至不再是正月，但古人仍很重视，称为小年。晋晋六朝称冬至为“亚岁”，唐宋明清，皇帝有祭天大典。对时令的祭祀，是为了迎接阳气的再生，消除灾祸，所以

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至今，南方地区，有冬至祭祖、宴饮、吃米团、长线面的习俗，北方地区，这一天要吃饺子，还要说“冬至不端饺子碗，耳朵冻掉没人管”。

民间说“气始于冬至”，冬至时生命活动开始由衰转盛，由静转动。农民的好帮手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蚯蚓在土中蜷缩着身体等候阳气回转，准备给硬结的土地松松土。

《本草纲目》中记载，麋的角朝后生，为阴，而冬至一阳生，麋感阴气渐退而把角脱落下来。先秦时，“麋鹿解角”被视为冬季时令的标志，统治者以麋鹿为主要对象的冬狩成为一种“守时待岁”的仪式活动。清乾隆三十二年冬至，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麋鹿解说》，命人刻在一刚脱落的麋鹿角上。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时光匆匆，由于阳气初生，山中的泉水也欢快地在冰层下唱起歌来，叮叮咚咚地敲打着头顶的冰层，期待用欢欣的热情把冰面融化。

冬至日是进入“数九”的第一天，俗称“交九”，始于南北朝时期。农耕时代的冬季是一年中人们最清闲也最难挨的季节，因为古人的取暖设施不完备，粮食蔬菜又匮乏，昼夜长太难熬，于是有了“数着指头过日子”的“数九”歌谣、“九九消寒诗图”等。九天为一个“九”，过了八十一天，为寒尽“出九”，那时春暖花开又一年开始了。

各地数九歌版本很多，格式大致相同，胶东是“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杨柳，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明代有“画九”的习俗，“九九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一幅双钩描红书法，有的是用颜色根据当天的天气填字，晴则为红，阴则为蓝，雨则为绿，风则为黄，落雪填白；有涂圆或涂九宫格的；画九染梅最好看，古人在“冬至日，画素梅

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还有鱼形、泉纹、孩儿消寒图等，不得不让人佩服古人的智慧。

承载历史知识最丰富的是清代的《九九消寒诗图》：“头九初寒才是冬，三皇治世万物生，尧汤舜禹传桀史，武王伐纣列国分。二九朔风冷难当……”图中每九天四句，内容从远古时代的“三皇治世”到“大清坐金銮”，是一部雅趣横生的历史“大事记”。因此，明清时期，“画九、写九”成为风雅的时尚。

数九寒天、风雪弥漫的天气里，有一些人的影子鲜活在我们的心里，孙康映雪、袁安困雪、苏武啮雪、程门立雪等许多鼓舞人心的典故，他们刻苦读书、虚心求学和有气节的精神都是后人学习的楷模。还有率性而为、洒脱不羁的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那“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潇洒，那任性放达的精神风貌，今人也难及。

冬天的浪漫，还在于它有雪，有梅，有酒，有茶。南方阴冷，偶尔也有飘雪的时候；北方却成为冰雕世界，所有的树木都变成玉树琼枝。屋檐下的冰凌挂枝，晶莹剔透，阳中滴落着晶莹的水珠。

渐黄昏，寒气更甚，屋内的热气开始在玻璃上画霜花。灯光下，映照出工笔画的轮廓。早晨醒来，窗格上的玻璃画惊艳了双眼：大朵绚烂的花肆意怒放，一格玻璃藏着一个神奇的世界。铁马冰河入眼来，寒山萧索、林木稀疏、线条瘦硬的北派风格的宋元山水画，是寒冬这个画家的杰作。

冬天的第一枝是蜡梅，又称千枝梅、雪梅，黄色的蜡梅为百花之先，之后各个品种的梅花相继开放。这一季的风光，也被梅花的诗古占尽。“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梅与雪都是冬天里最美的花朵，而松与竹却是冬日里一抹青翠的生机。

有梅有雪可忙坏了诗人与画家，《岁寒三友图》成就了赵孟坚、马远、唐寅等历代画家，让苏东坡“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的诗词成为经典。梅与竹的美好寓意在民间源远流长，“缘竹生笋，梅结红实”“喜鹊登梅，喜上眉梢”。

赏梅，赏雪，画梅，是冬天的清风雅趣。《闲情偶寄》的作者李渔是个最会享受人生之乐的人，预测天有雪意，便带着帐房进山。帐房中备着取暖温酒的炉炭，三面封闭，留一面赏雪观花。有时园居者设纸屏数扇，终岁可以观花；门前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并赋美文《梅》，赞之“花之最先者梅”，以梅冠群芳。诗意悠然，情趣横生，活在了日月的诗意中，便添了一份仙风道骨的飘逸。

冬至居家，庸常日子，煮几盘饺子，温两杯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风雪来时，因为有你的陪伴，再冷也会倍感温暖。

心香一瓣

□刘文武

姥姥的情和爱

姥姥一生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母亲八岁时，姥爷病逝，撇下孤儿寡母，在贫困中煎熬度日。

母亲结婚后，姥姥因为生活所迫，到邻近的一户地主家当长工，给人家洗衣、推磨、做饭，一干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我们那里解放了，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为了和姥姥作伴，八岁那年，母亲把我送到了姥姥家，从此我和姥姥相依为命。我一边读书，一边帮姥姥种地。记得有一年春天，我用肩挑着扁担往地里送粪。早春的河水刺骨的凉。为了走近道少跑路，我不去绕道走有桥的路，而是挽起裤腿儿挑着粪徒步过河。西北风一吹，脚背和小腿儿全是裂纹儿，血淋淋的，像针扎一样的疼痛。我哭了，姥姥也哭了。晚上，她给我涂上食用油，用微火烤一烤，再用手掌轻轻地揉一揉，疼痛减轻了。第二天，我照旧送粪，照旧徒步过河，直到把粪全部送完。

我学习用功，成绩优良，很讨姥姥的喜爱。她生活困难，没有钱，却非常支持我的学习。我的学费钱、书钱、作业本钱，都是她纺线挣点微薄的加工费积攒起来的。为了节省灯油，她常常在月光下纺线。我知道姥姥很辛苦，也很理解她的艰难，所以在加入少先队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宁肯向同学借一条红领巾，也不告诉姥姥，免得让她花钱。姥姥知道后批评我说：“傻孩子，佩戴红领巾是光荣的象征，姥姥再穷也要给你买。”她立即用自己纺线积攒的钱为我买了一条红领巾，从此，我戴上了自己的红领巾。

有一次，我和伙伴在街上玩，两个中年妇女路过我们面前，其中一个指着我说，这个小孩真漂亮，大眼睛，白脸蛋，比媳妇还好看。从此，我便落了个“媳妇”的绰号，无人不知。我很生气，常常暗地里骂那个女人。姥姥却不以为然，她安慰我说：“常言道，没有外号不发家，况且这个外号也挺好听的。”姥姥的一番话似乎对我有些安慰，对“媳妇”这个绰号我也不再那么讨厌了。

上完初中，我又考上了中专。每年寒假，我都去姥姥家过年，与她作伴儿，为的是消除她一个人过年的孤独感。

参加工作后，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她，她特别高兴，逢人就说：“外孙没有忘记我。”

姥姥去世已经50多年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都会勾起我对她的无限思念。姥姥对我太好了，我从内心感激她，想念她，永远不会忘记她。

心灵微品

□曲荣静

爱情的模样

弃了自己的爱好，一心照顾父亲，十几年如一日。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在送走父亲的那天哭了。从那以后，我再没看到母亲流眼泪。每次我回家，总能看到父亲的书房干干净净。

父亲生前看过的书依然摆放在书柜里，他写作时用的笔和纸整齐地放在书桌上，笔筒里有他改稿子时用过的各种彩色笔。书桌上一尘不染，一切像父亲刚刚写作后离开时的样子。父亲去世前留下的花草，一直茂盛地生长着，叶子上没有灰尘，我想这是母亲平常细心照顾的结果。母亲知道父亲生前最喜欢黄色的野菊花，坚持在夏末秋初时，到野外去挑选黄色的野菊花，采回家做成长标本，摆放在父亲用过的书桌上。父亲去世十几年了，母亲年年如此。她在用她独有的方式，爱着父亲。

我的公公在年老时患了中风。公公有离休待遇，婆婆却

坚持不让人雇佣保姆，她担心保姆照顾不周，非要堅持自己来。近八十岁的婆婆，照顾八十多岁的公公，换尿布、喂饭，其辛苦可想而知。

“蝴蝶崖”因形似蝴蝶展翅而得名，立江千年，爱不变。来大清江游玩的游客，不妨在蝴蝶崖下许下美好的愿望。”我的思绪被广播员抒情的文字和美好的提议打断。眼前陪伴我三十多年的丈夫华发丛生，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老头，我也已经两鬓斑白、满脸皱纹，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不再年轻的我们，常常说起父母的爱情，感动于他们之间的相濡以沫和不离不弃。而我们，也正学着父母的模样，携手向前。

望着大清江上展翅欲飞的“蝴蝶峡”，丈夫靠近我，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老婆，我们许个愿吧。”“愿我们都健康平安。”我和丈夫异口同声。

回望经年，有人问寒问暖，在时光里，不紧不慢，携手走过每一个黎明和黄昏。他们的爱情如大清江清澈的水一样，永不停歇，温润向前。我想，在变老的路上，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山东是中国沿海大省之一，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与海洋的互动中，勤劳勇敢的山东人创造了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彰显了海上山东向海洋空间发展的光辉形象。在认识与经略海洋的过程中，自明朝开始，海防日益成为影响山东海疆安全和沿海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海疆危机，明清政府、山东地方政府、军政精英和民间社会力量多方齐下，筹办海防，绘就了一幅构筑海上钢铁长城的恢弘画卷。赵红教授《明清山东海防研究（1368—1912）》（山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一书的相关研究，就是对这一历史画卷的展现。该书以明清两代的山东海防为研究对象，在广泛爬梳史料的基础上，廓清了明清两代山东海防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面貌，总结了其成败与得失，为今天的海洋强国建设和山东的海洋强省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迪。

评《明清山东海防研究（1368—1912）》

该书首章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山东海防地理形势对海防布局的影响。海防地理形势是影响海防部署、海防战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明清两代都十分重视对海防地理形势的考察，并留下了诸多文献记载。该书第一章即以大量地方史志资料为支撑，详细分析了明清两代山东海疆行政区划的变化、山东临海各府的战略地位，并以表格的形式鲜明地呈现了山东海疆的岛屿与海口，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明代，山东的济南、登州、莱州和青州4府辖临海区域；在清朝的山东版图中，武定、沂州、登州、莱州和青州5府辖临海区域。“这种变化，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海疆管辖得更加细化。”在临海区域中，“海岸线绵长，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港湾众多，海防地理形势险要。这些海疆地理要素，是明清两代山东海防部署的重要依据。”（第19页）此外，“登州府和莱州府的海疆战略地位尤为凸显，故而备受关注。……登、莱二府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势，是它们成为明清时期山东海防部署重点的原因之一”（第26页）。这些结论十分公允，彰显了该书以学科交叉法探究问题的学术亮点。

该书第二章至第五章以历史时段为主线，探讨了山东海防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演进，厘清了其历史脉络，呈现了其历史概貌。众所周知，明朝时，倭寇是威胁海疆安全的重要敌患，真正意义上的海防由此成为国家防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海防整体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山东海防备受关注。明朝前期，山东海防“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建立到充实完善再到逐渐废弛的动态发展过程”（第27页）。明代后期，因时代的演变，山东海防有了新的内容，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其中，嘉靖年间，倭寇仍是山东海防的主要对象；隆庆至万历中期，特别是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期间，山东“海防兵力、海防指挥体系、海防布局都出现了不同于明代前中期海防卫所体系的变化”（第88页）。万历中期之后，山东海防成为防御和牵制后金（清）政权的前沿阵地。清代前期，山东海防受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形势严峻。清廷在厉行海禁和迁界政策的同时，构建了以绿营和八旗为主力的水陆相维的海防体系。晚清时期，外国列强横行于中国万里海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灾难。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政府开启了海防近代化建设。晚清山东海防的近代化萌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发展到顶峰，但在甲午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甲午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海港的瓜分，“山东海防门户洞开，形同虚设”（第244页）。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作者对大量史料的爬梳剔抉和对伪存真，体现了作者以大历史观、宽视野勤奋治学的历史素养和学术态度。